

红颜露水

原 谅 我
不曾为爱燃烧

张小娴
作品

A m y u n g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原 谅 我
不 曾
为 爱 燃 烧

红 颜 露 水

张小娴
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颜露水 / 张小娴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7

ISBN 978-7-5502-3270-9

I. ①红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8646 号

本书经由青河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授权

本书限于中国内地发行

红颜露水

作者: 张小娴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张 萌

封面设计: **WONDERLAND** 仙逝

排版制作: 弘果文化传媒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33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3270-9

定价: 32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目录

CONTENTS

chapter 1

邂逅

001

chapter 2

破碎的梦想

063

chapter 3

幻灭

129



chapter

1

邂
／
逅

红
颜
露
水

1

当我们坐在课室里准备上第一节课时，班主任带着一个新生和一个扛着大桌子的校工进来了。正在聊天的人马上安静下来。学生全都站起身朝老师行礼。

老师做了个手势要大家坐下来。

新生站在老师身后，那张精致无瑕的鹅蛋脸上带着些许羞涩的神情。她的年纪跟我们相若，约莫十一岁，蓄着一头清汤挂面的浅栗色直发，额上有个美人尖，一绺发丝轻轻拂在略微苍白的脸颊上，一双乌亮亮的大眼睛黑波如水，好奇地望着班上的女生。女生们也都好奇地盯着她看。她身材修长，身上那袭小圆翻领浅蓝色校服裙熨得服服帖帖，短袖下面露出来的两条瘦长膀子粉雕玉琢似的，刚刚开始发育的乳房微微地胀起来，脚上穿着雪白色的短袜和一双簇新的黑色丁带皮鞋。

老师示意她坐到后排我的旁边。

她乖乖走过来入座，把手上拎着的那个粉红色布书包塞到桌子底下。

“这位是新来的同学，告诉大家你的名字。”老师说。

新生这时有点窘地站起来，甜美的声音清脆地说出一个名字：“邢露，露水的露。”

“坐下来吧！”老师说。

老师打开英文课本，开始读着书里的一篇范文。邢露从桌子底下拿出她的书，翻到老师正在读的那一页。这时，她转过脸来投给我一个微笑，那微笑，仿佛是羞怯地对我伸出了友谊之手。

我们之间只隔着几英寸的距离，我发现她的眼睛更黑更亮了，大得有如一汪深潭，仿佛可以看进去似的。我咧咧嘴回她一个微笑。这时，我看到她细滑的颈背上不小心留下了一抹雪白的爽身粉，心想也许是她今天早上出门时太匆忙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悄悄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我的名字传过去。她飞快地瞥了一眼那张纸条，长而浓密的睫毛眨动时像蝴蝶颤动的翅膀，在她完美的颧骨上落下了两行睫影。

邢露来的这一天，新学年已经开始了将近三个礼拜，我猜想她必然是凭关系才可以这时候来插班，说不定她是某个校董的朋友的女儿。

我们这所学校是出了名的贵族女中，上学和放学的时候，学校大门口都挤满了来接送的名贵房车，有些女生戴着的手表就是老师一个月的薪水也买不到。每次学校募捐的时候，她们也是出手最阔绰的。

我父亲开的是一辆白色的名贵房车，只是，他每天接送的不是我，而是我们的校长。父亲当校长的司机许多年了，我是凭这个关系才可以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插班的。虽然成绩不怎么样，这一年还是可以顺利升上初中一年级。

学校里像我这样的穷家女为数也不少。但是，穷女生跟有钱的女生气质就是不一样，很容易就可以分别出谁是大家闺秀，谁是工人的孩子。

当我第一眼看到邢露的时候，不期然联想到她是一个富翁的女儿，母亲肯定是一位绝色美人。她是个被父母宠爱着娇纵着的千金小姐，住在一座古堡似的大屋里，度假的地点是欧洲各国。

那并不光光因为她长得美。她身上有一股不一样的气质。即使是学校里最富有、论美貌也不会输给她的几个女生，都没有她那股公主般的气质。

我总觉得邢露不属于这里，她该属于一个比这里更高贵的地方。直到许多年后，我这种看法还是没改变，就是不管邢露在什么地方，她都不属于那儿，而是某个更高贵的舞台。

邢露很安静。她永远都是像第一天来的时候那么干净整洁。她上课留心，读书用功，人又聪明，成绩一直保持在中等以上，从来不参加要付费的课外活动，仿佛她来这里只是一心要把书念好。

也许因为太安静了，大家对她的好奇心很快就消失了。班上那几个原本很妒忌她美貌的女生，也都不再盯紧她。

我和邢露变得熟络是大半年以后的事。一个冬日的午后，上数学课时，我们全都有点昏昏欲睡，我发觉邢露在桌子底下偷偷读着一本厚厚的爱情小说。

我很高兴知道，邢露原来也有“不乖”的时候。我也早就注意到，

除了刚改版的课本，她用的是新书之外，其他的课本，她用的都是旧书。邢露并没有司机来接送，她上学放学都是走路的。我无意中看到她填给老师的资料，她住在界限街。

然而，我对邢露的看法并没有因此而改变，反倒觉得跟她接近了些。我甚至私底下替她辩护，认为她是某个富商跟漂亮情妇生下来的私生女，那个男人没有好好照顾她们母女俩。

邢露和我两个都爱听英文歌，会交换心爱的唱片。不过，我们最喜欢的还是下课后一块儿去逛百货公司和服饰店，只看不买，望着橱窗里那些我们买不起的漂亮衣裳同声叹息。邢露很少提起家里的事，我只知道她母亲管她很严。每次当我们逛街逛晚了，邢露都得打电话回家。

那天，我们逛完街，想去看电影。我头一次听到她打电话回去跟她母亲说话。

“你跟你妈妈说什么？我一句都听不懂。”

邢露回答：“是上海话。”

我问她：“你是上海人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刚刚那句上海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邢露那一汪深眸眨也不眨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我告诉她，我跟同学在图书馆里温习，要晚一点回去。”

那几年的日子，我自认为是邢露最好的朋友。我简直有点崇拜她。在她身边，我觉得我仿佛也沾了光似的。邢露是不是也把我当作好朋友，我倒没有去细想。她就像一位训练有素的淑女，很少会表现出热情来。除了必要时向她母亲撒谎之外，她是挺乖的。

然而，后来发生的那件事，对她打击很大。她绝口不再提，我也不敢问。

几个月后，会考放榜，成绩单发下来，邢露考得很糟，那对她 是双重打击。她成绩一向都那么好，我不知道她怎样面对她母亲。

我的成绩不比邢露好，可我并不失望。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材料，巴不得可以不用再读书，早点出去工作，家里也没给我压力。

邢露也许是没法面对别人的目光吧。那阵子，她刻意避开我。我找了她很多遍，她都不接我的电话，后来更搬了家，连电话号码也改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和邢露失去了联络。每次坐车经过界限街那一排旧楼时，我总会不经意地想起她，想念那双如水的深眸。

邢露和我，直到差不多两年后才重逢。那天是一九八一年的秋天。

眼前的邢露出落得更漂亮了。她那头浅栗色的直发烫成了波浪形，身上穿着一袭黑色西装上衣和同色的直筒半截裙，脚上一双黑亮亮的高跟鞋，露出修长的小腿。

那是我们店里的制服。

要是当时我们比如今再老一些，我们也许会觉得生活真是个嘲讽。邢露和我读书时最爱逛服饰店，鼻子贴到橱窗上对着那些高级

成衣惊叹。几年后，我们两个却都在中环一家名店当店员，天天望着摸着那些我们永远也买不起的昂贵衣裳，眼巴巴地看着它们穿在那些比不上我们漂亮却比我们老的女人身上。

邢露比我早一年进那家店。我们相遇的那天，是她首先认出我的。

“明真，你头发长了许多啊。”她朝我咧嘴笑笑，那双大眼睛比我从前认识的邢露多了一分忧郁。

就像她第一天来到学校课室那样，站在我面前的邢露，似乎并不属于这里。她该属于一个更高贵的地方，而不是待在这样的店里，每天服务那些气质远不如她的客人。

不管怎样，我们两个从此又聚首了。我看得出来，她很高兴再见到我。对于过去两年间发生的事，她却一句也没提起，仿佛那两年的日子丝毫不值得怀念。我猜想她大概过得很苦。

那时候，我正想离家自住，一尝不受管束的独立生活。我不停游说邢露跟我一块儿搬出来，却也没抱很大的希望。我知道她母亲向来管她很严。然而，我没想到，她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。

邢露和我去看了一些房子，最后决定租下来的一间公寓在浣纱街，是一幢四层高的唐楼。我们住的是三楼，虽然地方很小，可是，却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小的客饭厅，墙壁还是刚刚漆过的。

邢露是个无可挑剔的室友。她有本事不怎么花钱却能把房子布置得很有品位。她买来一盏平凡的桌灯，用胶水在奶白色的灯罩上缀上一颗颗彩色水晶珠，那盏桌灯马上摇身一变成为高价品。

她会做菜，而且总是把菜做得很优雅。她从家里带来了几个骨瓷盘子，罐头也是盛在这些盘子里吃的。

邢露和我那几件拿得出来见人的衣服，是店里大减价时用很便宜的员工折扣价买的。邢露很会挑东西。虽然只有几袭衣裳和几双鞋子，但她总是能穿得很有时尚感，把昂贵和便宜的东西配搭得很体面。店里许多客人都知道她会挑衣服，态度又好，不会游说客人买不需要的东西，所以常常指定找她。

我们这些在名店里上班的女孩，只要有点姿色的，都幻想钓个金龟婿。大家一致认为邢露是我们之中最有条件钓到金龟婿的，可我们每次叽叽喳喳地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邢露都显得没兴趣。

那些日子，我交过几个男朋友，却从来没见过邢露身边出现男孩子。她工作卖力，省吃俭用，看得出手头有点拮据。我没问她是不是缺钱。虽然我们同住一室，她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很少提起家里的事。

约莫又过了半年，邢露和我偷偷到一家高级珠宝店应征。邢露被录取了。她会说日语和国语，我两样都不行。幸好，珠宝店就在中环，我们有时候还是可以一块儿吃个午饭。

日子一直过得平平静静。一九八三年那个寒冷的冬日早上，我哆嗦着走下床上洗手间，看到邢露已经换好衣服，正要开门出去。

我许多天没见过她了。那几天都有朋友为我庆祝生日，玩得很晚。我回家时，邢露已经睡着了。

“你没在珠宝店上班了吗？我前天下班经过那儿，走进去找你，他们说你辞职了。”我说。

她那双大眼睛瞥了瞥我，说：“哦……是的。”

“好端端的干吗辞职？不是说下个月就升职的吗？是不是做得

不开心？”

邢露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想试试别的工作。”

我问她：“已经找到了新工作吗？”

邢露点了点头。

我又问：“是什么工作？”

邢露回答道：“咖啡店。”

我很惊讶，想开口问她为什么。邢露匆匆看了看手表，说：“我要迟到了。今天晚上回来再谈好吗？”

临走前，她说：“天气这么冷，今天在家里吃火锅吧！我还没有为你庆祝生日呢！下班后我去买菜。”

“我去买吧。”我说，“今天我放假。”

“那好，晚上见。”

“晚上见。”

她出去了，我仍然感到难以置信。卖咖啡的薪水，不可能跟珠宝店相比，而且，她手头一直有点拮据。现在辞职，不是连年终奖金都不要了吗？她是不是疯了？何况，她根本不喝咖啡。

等她走了之后，我蹑手蹑脚地推开她的房门，探头进去看看，发现她床边放着一摞跟咖啡有关的书，看来她真的决心改行卖咖啡了。

那天晚上，邢露下班时，带着一身咖啡的香味回来。我们点燃起蜡烛，围在炉边吃火锅。她买了一瓶玫瑰香槟。

“你疯了呀！这瓶酒很贵的呀！”我叫道。

“不，这是为你庆祝生日的。”邢露举起酒杯，啜了一口冒着粉红泡沫的酒，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不喝酒，除了玫瑰香槟。”

说完，她静静地喝着酒。那的确是我头一回看到她喝酒。后来，